

□游宇明

几年前,与朋友去乡下吃了一顿饭,吃的是什么菜已经忘了,却记住了主人朴实而“奢华”的住所。

那栋小楼外表并不起眼,面积也不大,上下两层加起来也不过三百平方米,一楼迎客、吃饭、做车库,二楼饮茶、读书、睡觉。小楼前面有一个十来亩的小湖,屋后有一座小山,四十分钟之内便可以打一个来回,我觉得这真是合适不过,屋后的山不能太矮,太矮感觉不到攀登的快乐;也不可太高,太高会让人心生恐惧。主人利用山坡设计了一个小院子,低处栽几棵梨树、桃树,架几棚阳玫瑰或巨峰葡萄,高处种些白菜、南瓜、萝卜、四季豆。

在城市,想要拥有与大自然共存的生活实在太难了。我住在十七楼,每日出门,最先接触的就是电梯。这里有冰冷的大理石,有梯厢里闪闪发光的不锈钢,有炎热季节咚咚作响的排风扇,有头顶高悬的LED灯和监控,但没有草地、花朵,没有蓝天、白

□米丽宏

唐朝人张说写过一篇奇文《钱本草》,以医家口气论金钱性味。“钱,味甘,有毒,大热”,六个字就把缠缠夹夹说不清的钱味、钱性、钱功效,点得透透的。

钱,质润,善滋补。是的,它是“酸甜苦辣咸”五味中的甜,人人喜欢,个个追求。它是盘中餐、身上衣,是遮风挡雨的房子、随心所欲的日子。生活中,我们哪一刻也离不开钱:上学读书需要它,结婚生子需要它,孝敬父母、看病治疗、亲戚朋友相聚吃顿饭,一切都需要金钱。一来到这个

世界,我们就自然形成了对钱的依赖;缺了它的滋养,生命难以继,更不用说精神需求。

佛教中曾以毒蛇比喻黄金,说钱财的本性就像水泡、梦境一样虚而不实;但佛教也主张赚取净财,拥有适当的物质生活。

□刘琪瑞

与清风同眠

云,没有昆虫在屋前跳跃、萤火虫在地坪里飞来飞去,就算出了门,头顶的天空是被楼群切割得细细碎碎的,脚下的大地是被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和沥青的,我们既听不到大自然的呼吸,也感受不到它四季细微的律动。功成名就的梭罗和韩少功都曾阶段性地从城市出走,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听到了乡村原始诗意的呼唤。

大自然地貌丰富,河湖、海洋、高山、平原、沙漠、草地、冰川、温泉,等等;它的一些区域四季也特别分明:春秋气候宜人,夏天炎热、冬天寒冷,它从来没想过拿这个季节的气温与那个季节平均一下。大自然的总思路就是:你来了,我就欢迎,至于你们各自能干成些什么,大家同台竞技好了。你说夏天炎热不好,但作物需要壮籽啊,温度高有利于果实成熟;你说冬天寒冷讨厌,可是大地上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也需治理啊,不是说“瑞雪兆丰年”吗?雪之所以可以造就第二年的丰收,就是因为它可以冻

死一部分害虫。在大自然眼里,没有什么东西绝对好,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部坏,关键是善用。善用了,很多看似坏的东西都会变好。

大自然是具有高度定力的,你可以改变一棵草,却很难改变一片浩瀚的海;你可以用空调制造出一片宜人的温度,却无法修改窗外的四季。大自然永远在按自己的逻辑行事,我们可以在小事情上部分地更动它的意志,却不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它的内在思维。比如你看到麻雀偶尔会吃粮食,发动一场运动去消灭它,但你接着会发现来农作物的蝗虫、飞虱比往年多了许多倍;你看到树木可以做家具,可以烧木炭卖钱,砍完了屋后山坡来一场大雨,你发现不知哪儿来的泥土堆死了你家的屋脚,黄色的山水不断涌进你的客厅、厨房。大自然是沉默的,除了打雷、地震,它轻易不说话,但你不能将它的定力视作懦弱,否则,它就会对你毫不客气。

金钱的性味

钱,还能驻美颜、解困厄,让人心情畅达、神采飞扬、笑颜常绽。“一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。”问题是,颜回精神之乐与金钱富裕矛盾吗?假如有充裕的物质生活,颜回就一定会沉溺其中忘记修身吗?

古往今来,画家们卖画大多不耻于要钱。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们,种种“爱财”细节,让世人触摸到了人性的真实;但也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,是一种童真和质朴!

曾为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的郑板桥,诗书画三绝。61岁时,因为民请賑而得罪上官,从知县任上辞官回乡,以卖书画为生。因他名满天下,求书家画者络绎不绝,他自书润格,明码标价:大幅六两,中幅四两,书条对联一两,扇子斗方五钱。接下来,他在告示中说,别送礼,直接给银子,

“凡送礼物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。盖公之所送,未必弟之所好也。若送现银,则中心喜乐,书画皆佳”。还说不能赊账,也不陪聊天,“礼物既属纠缠,赊欠犹恐赖账。年老神疲,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”。最后附诗一首,强调买卖双方的两厢情愿:“画竹多于买竹钱,纸高六尺价三千。任渠话旧论交接,只当秋风过耳边。”

付出辛苦,赚得财富。那一份安心钱,带来了岁月静好。其中滋味,必定甘甜。

若一切以金钱为要,将金钱看得高于一切,那么,人性必然浅薄、轻飘或迷失。张说说“服用”钱本草,应均平适量,少者“冷”,多者“热”。盛热之下,必有衰冷;甘热过度,必生有毒玄机。倘若一个人被其热性所袭,往往被烧得忘了本性。生活中,可以看到那些在新奇玩意儿前失落落魄的

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得到善待,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,人行走在自然中,是不怕日晒雨淋的。太阳毒吗?我们可以随手扯一把茅草编成一个斗笠戴在头上,这样的“草帽”比你打伞不知舒适多少倍。暴雨大吗?我们可以躲在像张开的贝壳一样的大石头之下,一根头发也不会湿。大自然也会赐给我们无数的吃食,想马上享受,有树莓、野石榴、嫩蔷薇茎、金樱子;想拿回去好好烹饪,有野蘑菇、小笋、泥鳅、甲鱼。累了,石头、土壟可以让你坐,清风、草地可以让你睡。大自然关照、呵护我们从来不求回报,你给它食物,它不张嘴;你给它金钱,它不伸手。

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,喜欢自然,希望将自己融入与自然共存的朴实而奢华的生活,是我们内心固有的情结。正视自己的愿望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满足,我们的精神才会真正放松。

人、在昂贵奢侈品前颠倒失足的人、口袋里揣着银弹冲出国境线疯狂扫货的人……

钱本是仆人,你却让他做主人,左右着你,胁迫着你,人格小于“钱”格,视你小于“钱眼”,那么,你的灵魂高度也便只卡在了锱铢之间。

其实,钱本身并无好坏,人对钱的疯狂追逐,实质是被钱奴役,反倒显示了灵魂的极度饥饿。

外国作家琳内·特威斯特说:“身处灵魂的国度时,我们体贴、慷慨、宽容、勇敢且忠诚,了解爱与友谊的价值,能够体验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原始之美。我们的角度,不因我们拥有什么,而是我们给予什么;也不因我们积攒什么,而是我们提供什么。”

是的,金钱,除了让我们吃饱穿暖过好自己的生活,还能让我们向别人给予点什么、提供点什么,以便助人实现理想、助事取得成功——这才是金钱更好的意义,这样的人生才是真富贵的人生。

闲说“老甲鱼”

朋友在乡下有个养鱼的池塘。本来,这个池塘很早以前是块稻田,因为地势较低,家里又没人肯种田,于是就这样荒废着,逐渐成了一个野塘。野塘长年蓄水,加上周围生态环境良好,日久天长,各种野鱼、黄鳝、甲鱼之类便开始生长汇集,一度吸引了很多爱好钓鱼的人。几年前朋友回乡创业,将这个水塘整理了一下,一个漂亮的人工钓场就此形成。

一个周末,朋友约我们去钓鱼。他说在塘里投放过鱼苗,加上之前野生的,品种相当丰富。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池塘边,拿着朋友提供的钓竿开始钓鱼。不一会,一个朋友就将两条手掌宽的鱼给钓了上来。另一位竟然钓上了一只甲鱼,大家雀跃不已。池塘的主人走上前来,看着大家的战利品说,这只甲鱼不算老,是他养的。有一只晒生的大甲鱼,他几次差点钓到手,但几次都被它逃脱了。虽然钓甲鱼只需一钩一线一饵,但还是很讲方法的。甲鱼喜温怕寒又怕热,温度太高就“避暑”,太低则“冬眠”,一般气温在20多摄氏度才出来活动。它喜欢吃腥,小虾小蟹、泥鳅河蚌是它喜欢的食物。但钓甲鱼最好用猪肝,将猪肝切碎,用具有倒刺的鱼钩就行,这次我们用的就是切碎的猪肝。池塘的主人又说,上次他让老甲鱼逃掉,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老甲鱼狡猾,对周边声音非常敏感,只要有轻微的响声,它就会往水里逃窜,甚至钻入淤泥;一方面也是自己故意的。这次来的朋友多,他肯定要好好招待大家。说完,朋友便开始将猪肝挂在鱼钩上,仔细观察塘边的情况,然后选了一个幽静的地方开始垂钓。过了好一会,随着另一位朋友的惊呼,看上去足足有两斤多

重的大甲鱼就被摔在了岸上。池塘的主人仔细看了看这只甲鱼,然后笑眯眯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有口福了,这也就是野生的老甲鱼。老甲鱼无论怎么狡猾,只要贪嘴,下场都是一样的!”

在当地,“老甲鱼”是对经验丰富的老年男性戏谑的称呼,更是对官场上八面玲珑、城府很深、老奸巨猾者的嘲讽。官场上“老甲鱼”们最大的特征是嗅觉比较灵敏,一有风吹草动,马上变得万分的低调;收起平日的锋芒,将自己整得十分内敛、万分谦逊。“老甲鱼”惯会培植自己的势力,他们会一路笼络对自己有用的且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年轻下属。他们培植亲信、拉帮结派,然后以“举贤任能”的名义,将亲信安插进各条战线的重要岗位。他们谨言慎行,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都是“一贯正确”,从不发表“不当言论”。只有在极度私密的场合,面对极度信任的人,才会稍稍展露一些内心想法。他们面慈但是心不慈,遇到对手,会不动声色地做各种狠辣的动作甚至使出杀手锏。“老甲鱼”们共同的特性是贪婪,一闻到荤腥,就想张开贪婪的大口攫为己有。但他们善于伪装,不会轻易上钩。他们会围着诱饵琢磨,选择下口的最佳时间。当闻出不利于自己的气味,便会迅速逃窜。与一般的甲鱼不同,他们以惯会伪装的手段,为自己挣得了一时的良好口碑。因此,部分“老甲鱼”只有在“出事”后,不明真相的群众才会恍然大悟:原来如此!

但无论怎么伪装,只要张开了贪婪的大口,“老甲鱼”们的下场都是一致的,那就是“被捉”。就像陈毅同志在诗里告诫的: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”

向光而行

母亲一辈子没离开过乡村,没离开过土地,是个不折不扣的庄户人,对太阳光特别有感情,每每说到种庄稼,说到阳光的重要性,她特别有故事。

小时候,我们兄妹不愿去大太阳地,怕太阳晒,怕被晒黑,当然不排除偷懒不想干活的原因。母亲就拿生豆芽说事:“你看,生豆芽要用纱布盖着,它不能见光,见了光就发青发柴了,所以豆芽菜长得瘦瘦弱弱。人家说小孩长得不好,常拿豆芽菜作比,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又带我们到田里看大豆,那些豆苗从肥沃的泥土里冒出来,经过阳光照射,长得茁壮,长得旺盛。母亲总结道:“人和庄稼一样,要经常晒太阳,才能长得壮,才能有阳光色,有小麦色,虽说有些黑,可那是健康的标志,是俊美的模样呢。”

在母亲朴素的庄户理论中,万事万物

都离不开光,哪怕一棵小草。看到地缝里砖缝里,长出一簇青青的毛毛草,她也要感慨一番:“毛毛草多顽强啊!哪怕再艰难再曲折,它也要寻着光钻出来,可劲儿吸收阳光,可劲儿生长。”

母亲指着前方一片果园对我们说:“每棵小树都是向光而长的,长大了,成材了,结出果实,每颗果实都是向阳面先熟,也最甘美!”我们钻进果园里,一棵棵验看,果然不假。

“还有呢,你们再看转日葵——”转日葵是向日葵的俗名,母亲的地头年年都种上几棵,她常说看着心里亮堂。母亲接着说:“转日葵的小脸盘,大脸盘,都是向着太阳转,没有了太阳,它们恐怕连花儿也不开!”

“那我们人呢?”我和妹妹自然要问这个问题了。

“人?”母亲没有文化,说不出什么深奥的大道理,可她会举例子。母亲把我们带出去,让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走,再背着阳光走,走上两遍,问我们发现了什么。

母亲笑着说:“当你背光走路时,影子一直在脚前面领路;当你迎着光走时,影子不见了,跑到你的身后了。”我和妹妹又走了两遍,果然如此。

“所以呀,人要向着光走,阴影就躲后面了;不能老是背光走,那样阴影总是领着你,没完没了的。”

一直到现在,我还记着母亲关于“光”的理论。是啊,人生也是如此,向光而行,心中充满阳光,充满正能量,才能远离沮丧、压抑、焦虑、忧愁等等,把阴影抛在身后,方能活出健康的自己。

一棵树、两棵树……数十棵树木落地生根,接通了地气,水气,在此间旺盛生长。一座城,因此而有了灵气,有了氤氲,有了光泽,有了幸福,有了记忆,有了过往……草木家当,那些草木的故事,有时会让人动容,它们是活着的,呼吸着的,并可以感知、用手触摸到的城市历史。

有个朋友曾异想天开,想在树上开民宿,在人忙得累时,到树上休息。后来觉得这事想法浪漫,但难度太大,还是放弃了。朋友在50岁后喜欢上草木,早晨跑到树林里吼上两嗓子,然后深呼吸,吐故纳新。那天,他打电话给我,说是在老公园的小山上发现几棵几近绝迹的青桐树。他说,你不知道啊,青桐树先前在我们小城医院的老洋房旁站着几棵,当年还曾摘过树上的梧桐子。后来,老建筑没有了,

青桐树也没有了。朋友为找到几棵青桐树而开心,说哪天要带我去小山上看看。

我对城市草木也有着天生的好感。那年在无患子树下捡了好多无患子果,剥去果肉外皮,用无患子核做了几串手链,漆黑的无患子在日光线下闪烁温润光泽。此树高大苍阔,我在树下捡落果时,无意中抬头逆光仰望,似看到一棵大树时光码头的上游和下游。

一座城的草木家当藏在民间,就像古董宝贝一样。

我曾多次走进民宅里采访,拍摄那些温馨日常的居住场景。有户人家,老宅大院,长着几株枇杷树,枇杷冬天开花,叶子四季常绿,站在这户人家的平顶上向下俯看,院子里绿色苍郁,枇杷树的枝叶把整个房舍之间的空隙都填满了。

感知一座城,先感知这座城的草木,认识一座城的草木家当,能说出它们的名字,认识哪个是槐树?哪个是榆树?哪个是朴树?在城市草木课上,我还认识了青桐、黄栌、榉树、楝树,以及苍老千年柏,认识了一座城池,地上枝叶的交织纠缠与地下根系的盘根错节,郁郁葱葱的草木构成。



春绽枝头

李陶摄

□王太生

草木,是一座城的家当,绿色家当。一座城的家当有房舍、道路、桥梁……也有草木。

草木家当,是一座城的底色,属于城市最温柔的部分,也是精神营养。我所在的城,有许多古木,它们栉风沐雨,承接雨露,远近高低,叶片闪烁,参差生长在不同的光影空间里。1200年树龄的银杏、800年的朴树、600年的紫藤、300年的黄杨、200年的蜡梅……这些都是这座城的草木家当,足够提供你智慧大脑所需的负氧离子。

一座城,有多少草木家当,取决于这里的环境、气候,以及人与草木的忘情共处,相依相偎。

人对草木的态度,其实是对待自己的态度,也是生活方式。

那些守候在某个角落的古木,年岁已高的,它们生长了那么多年,积累了厚实的苔藓阴翳,家园绿意。

1200年的古银杏,在一片银杏林里。除了这棵老树,还有其他几棵年岁在七八百年之间的大树左右其间,它们宛如巨人站立交错,撑起一片绿荫。到了冬天,朔风吹起,树下堆起厚厚的一层金黄树叶,踩在上面,柔软而簌簌作响。

800年的古朴树,开花过后结朴树子。朴树子圆溜,尖喙的白头鸟喜欢啄。我走近老树,看见一只白头鸟迅疾地洒落,啄一颗小圆子后,又迅疾地离开。我站在树下想,有着千年年龄古树与才生长了几十年的年轻树有何区别?千年的树,流转过千年光阴,俯看过千年间从树下走

□于文岗

认知就是你的名片

无论汉典、“度娘”等语言工具怎么解释,在我看来,认知,就是你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感知、了解、认识和评价,就是你脑际所藏的百科全书,包括你的思维、知识、道德、能力、水平、境界、格局、立场、三观,等等。一句话,认知就是你的名片,思想的名片,立体透明的名片,或曰就是你思想的裸体,它决定着着你的一切。

古往今来,不分高低贵贱,人人都有一张认知的名片。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是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名片,“隆中对”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诸葛亮的名片,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是一代明君李世民的“横渠四句”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名片,“替天行道”是水泊梁山及众好汉的名片,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是政治家、文学家文天祥的名片;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片是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谭嗣同的名片是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,民主

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片是“三民主义”“五权宪法”,“民族魂”鲁迅先生的名片是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,“铁人”王进喜的名片是“宁肯少活二十年,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,市井马泊六王婆的名片是“十件挨光计”及其五大条件“潘驴邓小闲”。凡此种种,其认知赤裸示人,听其言如见其人。不是名片,胜似名片。

藏不住掖不住装不了骗不了假不了,是认知这张名片的最大特点。普通名片,虽印制精美,但鱼龙混杂,人们调侃“名片者,骗明也”。即使是规规矩矩的名片,也让人有几分疑惑:职务、职级、职称赫然醒目,但却看不出是个什么人?“括号”“高级”“教授级”也是一景,是否名副其实不得而知。认知这张名片则不然,是啥就是啥,啥样就啥样:高低深浅智愚善恶,性格风格品质形象,真真切切,一览无余。有位朋友说:“怀才犹如怀孕,总会露出来。”认知亦然。前述诸认知,都是其真实思想、真实品格

的裸露和曝晒。正是凭借认知的上述特性,人们在社交媒体上,不知对方是何方人士、何种职业,甚至不知是男是女,但却明了对方认知,并藉此察人交友。

也有“两面派”“两面人”“假积极”“又当又立”等伪装、掩饰其真实认知,装爱国、装廉洁、装“正确”、装读书,装有才、装“紧跟”、装善人、装亲民,以及装能、装勤、装忙、装萌、装傻,等等,但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体现和展示着认知,装得了一时,装不了一世,故而套用“劝君不用镌顽石,路上行人口似碑”,说一句“劝君莫要装认知,认知原本是裸体”。

“认知就是名片”不是我的发明,是鲍迪埃和狄盖特创作的《国际歌》,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名片,凭着《国际歌》的熟悉曲调,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。随着阅历增加和世事变化,认知也会变,但认知是一张名片事实不会变。